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

沪谚新编

张乃清 编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I27.7
2011

四 见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

沪谚新编

张乃清 编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沪谚新编/张乃清编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0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647 - 9

I. ①沪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吴语-谚语-汇编-上海市 IV. ①H17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7031 号

责任编辑 贺旭东

封面装帧 杨德鸿

沪谚新编

张乃清 编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72,000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09647 - 9/H · 52

定价 18.00 元

沪谚研究

目 录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简介:沪谚	(00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沪谚研究

细嚼沪谚	(005)
------------	-------

陈行俗谚及其文化空间	(018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胡祖德与沪谚	(027)
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沪谚中的地方传说	(03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附录一:本地俗语传说

附录二:奉贤地方歇后语

沪谚与沪剧、沪歌、沪书	(053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附录三:经典唱段

沪谚词典

俗谚	(063)
----------	-------

农谚	(141)
----------	-------

俗语(含俗语联)	(15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隐语(含地名歇后语、缩脚韵)	(17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谜语	(202)
----------	-------

汇释	(215)
----------	-------

后 记	(220)
-----------	-------

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书目	(22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简介

沪 谚

项目保护单位: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

沪谚是我国几大著名的方言区谚语之一。其中心流行区是上海的陈行,故也称其为陈行谚语。由陈行人胡祖德编纂的《沪谚》于1914年在上海出版,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间谚语集,备受学界关注。内容涉及时政、修养、事理、社交、生活、乡土、生产、自然等大类,充满着历代当地民众的“丰富智慧和普遍经验”。

《沪谚》中的2000多条谚语主要收集于陈行地区,而且大多至今仍在应用。这里是上海十分典型的近郊农村,是传统集镇和村宅演变的缩影,2000年10月起归闵行区浦江镇。这里是“上海县城隍”秦裕伯的故乡,区划建置稳定,各村宅都有不少能唱善说者,以极为朴实又充满机趣的言语,浓缩当地风土人情,评论世态善恶美丑,反映各自喜怒哀乐,调节周边人际关系,既富有口头文学的独特魅力,又凸显当地百姓的智慧和美德。当地有几代“问俗闲翁”作了翔实的记录,使其传承更显有序、深入。

2007年5月,陈行谣谚被列为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10年6月,沪谚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。

沪谚研究

字

拾六

私罰甚或選舉買票。獄訟行賄。謀事者先私後公。以私誤公。可勝浩歎。

和尚闖

進尼姑寺。無事也有事。立子嫌疑地位

明人不做事。心事如青天白日行之。昭昭決不失之冥冥。綽綽有名。言要做長命人。莫做短命事。要做有後人。莫作無後事。

勝敗兵家常

事。不以一著掩大德。常務事。一勝一負。兵家常勢。

務事。菩薩不謝心上事。自認其過曰謝也俗

家。有病延請僧道於神道前懺悔。曰謝菩薩。

家。出家謂離家。家庭。求悟大道也。世俗各教。佛教多出家修行。他如道教之全真。基督教之隱修。亦皆出家。惟回教無出家之制。廬山蓮社。謝靈運。謂生法師曰。道人將謂俗家。豈不知我在家出家久矣。

今日不知明日事。變端不測。○日入則暗。日出則明。一暗一明。為一日。

閒人有忙事。見能政聲漫錄上。輪穿耳。奈曉曉。鐘

皆偷閒人為之。語言聊覺。果決人似忙心。中常有餘閒。因循人似閒。心中常有餘忙。

做一

任清官。落一副硬牌執事。一官解。兩袖清風。

誰人保得常無事。不記近

事記遠事。宋周必大。記老人。不記近事。記遠事。不

惜。孫子大事。能近視。能遠視。無遠不有。淚。兒子不惜。不問問瑣事。

願人常行好事。日日行。不怕

千萬里。常常做。不怕千萬事。

會做快活人。有事莫生事。會

做快活人。省事莫惹事。會做快

活人。大事化小事。會做快活人。

小事化無事。見石天基。傳家寶。讀得書多

不識字。雖讀無所用。落地八個字。言富貴貧

幾字經配定。所以戒人之妄。然君子能立命。存心作事。皆善。貧賤可轉為富貴。惡心行事。皆惡。則富貴亦轉

新編

细嚼沪谚

沪谚,已被列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对于“国家级文化遗产”,自然值得认真细致地嚼一嚼。

自古以来,世人在日常生活中,经常会使用一些约定俗成的“现成闲话”,增加口头语言的鲜明性和生动性,专家称之为熟语,既熟悉又成熟。谚语是熟语的一种,是言简意赅地直接说理的表达方式。

谚语以口语形式,多为短句或韵语。与其相近的有成语、警句等,但谚语的表达更直接,且通俗。与其相似的有俗语、隐语、谜语等,而谚语不但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,而且更富有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总结的经验、教训和所获知识。谚语经过众人雕琢而相对固定,因此更是语言的精华,智慧的结晶。它不愧为民族的群体记忆和精神财富,可称是一部口口相传、代代承续的文明史。

在上海地区,尤其是受外来文化的冲撞少一些、缓一些的郊区,人们在生活中产生和传承的谚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,自成一体。这不仅是因为方言有别,更取决于具有地方色彩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空间。关注上海历史,研究上海方言,若忽视上海郊区,就难以得到全面、客观的收获,甚至会出现偏差。

为此,有必要先厘清沪谚之沪的概念。沪,由沪渎而来,古代称松江(吴淞江)下游近海处一段(今黄浦江下游)为沪渎,因当地人用“沪”(捕鱼的竹栅)在江海之滨捕鱼为业而得名。如今,沪是上海市的简称。今日上海市的总面积有 6 340.5 平方公里。那么,100 年前的上海有多大? 这个问题就复杂了,因为那时还没有上海市,只有上

海县和嘉定、宝山、松江、金山、川沙、南汇、奉贤、青浦、崇明县，而且都隶属于江苏省。今日上海市中心城区的土地，当时大部在上海县界内。当时的上海县县城在今上海城隍庙一带，而后来的上海县县城又迁到了今闵行区境内。因此，沪谚不等于上海市谚语，沪谚的流行地区以原上海县及周边地区为主，采用的是老派上海方言，可称是“老的老上海”谚语。

沪谚的特征

沪谚的特征，离不开俗文学普遍具有的民族性、传统性、乡土性、群体性、口语性、和合性等性质。主要有如下几项：

其一，使用原生态的老派上海方言，有的甚至是区域口音、专用词汇，尤其是那些俗语、隐语、谜语，原汤原汁，实情实话，因此乡土风味浓郁，生活气息逼真，可称历史“活化石”、文化“土特产”，是最正宗的上海方言资源。

其二，真实反映了旧时上海地区乡村农耕生活和市井平民生活风情，以及土著民的价值观念、处世原则和精神风貌，形象地为后人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本地风俗画卷。民间文学的原真性，也向后人揭示了某些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弊端。

其三，大多是“不知书”者口头创作的，显粗俗，欠文雅，因此被“知书”者称作“俚鄙”。但是，它以传统社会中凡夫俗子的角度说事论理，基本心态平和，不矫揉造作，不盛气逼人，一心劝人为善。书生之见则随俗而言，雅得不酸；村民感想则土话直白，俗而可耐。因此，沪谚语句大多能显露“过来之人”的口才，“乡村秀才”的文才。

其四，由于这里人口众多，城乡融合，交流频繁，民风张扬，因此流行的俗谚俚语题材广泛，包罗万象，差异兼容，多元和合，顺乎自然，层出不穷，词条蕴藏量明显大于那些社会形态单一的地区。



其五,语言表达方式多样,修辞手段丰富,既不忘土气,又讲究机趣,话语“煞根”到位,却又充满善良。沪谚语句中,实言明志,催人奋进;直言警世,爱憎分明;净言相劝,苦口婆心;善言戏谑,不见下作。大量语句,喻得形象生动,嘲得贴切痛快,使人过目不忘,入耳入心,乐意传承。

沪谚的源流

上海地区自古就是移民区,百川归海,五方杂处,文化呈多元化状态。沪谚作为这里的人们常用的生活语言,必然也是多元的,大体可分为本地土生的、外来嫁接的、异地移种的3大类语句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都会产生一些新词,扬弃一些旧词,并发生某些变异。

春秋战国时期,今上海地区地属吴越,与周边地区同以稻作文化

和水乡地貌形成人文特征,成为吴、越文化交汇地。明代以前,这里“土风似吴十之三,似浙十之七”。宋室南渡以后,人口大迁徙,这里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,南北方文化大交汇,改为“七分吴,三分越”。因此,先是南来的越调,后是北来的吴腔,随迁徙的人群融为一体,东南沿海特有的民风民俗便逐渐形成发展,世代延续。上海方言属吴语系统,与周边地区方言相近又相异,经长期交融,大量词汇通用,不少地方谚语甚至在江浙沪地区已经通用。

明代晚期,这里有徐光启(1562~1633),引进西方科技,传播新知识新理念,对社会进步和移风易俗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至清同治年间,不少乡镇已建起天主教堂。上海开埠之后,各种外来语越来越多,甚至有个别英语、日语词语成为人们的常用语,更有不少宁波方言、苏北方言渗透融入上海方言。相对于风云际会变幻莫测的上海滩,在上海城郊发生流变的仅是人的观念和物的更新,而社会语言环境变异不大,俗谚俚语仍然以我为主,只是吸纳了不少新语句、新词汇。

清代晚期以来,风靡上海地区的《庵堂相会》《阿必大回娘家》《卖红菱》《借黄糠》《陆雅臣卖娘子》等传统沪剧剧目,唱词对白大量采用俗谚俚语,又长期在民间传承,已成为集大成之经典作品,令人们百听不厌,代代传唱,促使沪谚长期保持鲜活的生命力。清代晚期的《何典》《海上花列传》等通俗小说,是最早使用上海方言创作的小说,书中俗谚俚语随手可摘。号称“鬼话连篇”的《何典》,由于鲁迅、刘半农等众多名家推崇,从而成了全国闻名的奇书,书中的不少谚语随之广泛传播,已成为各地通用语句。

近50年来,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,“老派”上海方言及沪谚受到日趋严重的冲击。但多数上海人“工作用普通话,生活用上海话”,而上海郊区却仍以方言为首要语言,甚至仍在“老派”方言。在这过程中,上海滑稽戏和独脚戏,坚持贴近市民,发挥方言优势,且

以通俗见长，始终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，也推进了沪谚的传播和发展。而现代沪剧有意无意间摒弃方言优势，片面追求脱俗，否定传统的“土气”，结果“吃力不讨好”，渐渐与群众疏远，被市场冷落。而沪剧在民间仍然十分活跃，只是戏迷们至今热衷于传统剧目，关键在于喜欢其极富特色的语句和唱腔。

沪谚的形式

对于谚语及相似语类的定义，自古至今众说纷纭，理解并不一致。专家们不断地在研究和争议，试图规范，而民间我行我素，不受影响。

本地文人称谚语为俗语、俚语、传言、常言，民间俗称老古话、俗话、俏皮话，地方戏曲说唱时称“常言道”、“俗话说”。如此约定俗成，广泛流行，没有人去作精确的区分。

常人所指沪谚，将本地俗谚及相似语类混在一起。当年，胡祖德的《沪谚》《沪谚外编》所收录的内容，除谚语外，还有俗语、隐语（歇后语）、谜语、歌谣、宝卷、唱本等，没有后人尤其是语言文字专家们苦心设定的分界线。

因此，沪谚的表现形式多样，各具特色。

沪谚中语义单纯或仅为描述人情世态的语句，可分列为本土俗语。其中区域性流行并已定型的语句称俚语，亦称里语、方言土语、惯用语，通常用在非正式的场合，仅为街谈巷语，不登大雅之堂。俚语大多随口而出，直抒胸臆，因此极为形象，又极为简练。乡村民众日常口无遮拦，尽管有些词语或许粗鄙，甚至损人过分，但乡民们习以为常，笑谈不止。不少俚语成了人们的口头禅，有的俚语甚至成了某个地区的代名词。

俗语联、歇后语、缩脚韵之类，有所文气，玩味更浓，往往是“乡村

秀才”们的大作。一些地名歇后语，相对弱些，但别有风味。

隐语不论是以物喻义，或以情说理，专人专事，针对性强，人们至今欢喜使用。缩脚韵，极其别致，仅在裁缝、泥水木匠等“吃百家饭”人群中互相逗趣和沟通消息时使用。

沪谚的内核

谚语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经验、教训和所获知识的总结，是深沉的民族文化产物。目前收集到的 2 000 多则沪谚，内容涉及时政类、修养类（志向、律己、诚实、善恶、知足、度量、谨慎、教训、学习、戒躁）、事理类（说理、常理、处事、知行、机遇、破惑）、社交类（社群、交游、应酬、言谈、世态、戒赌）、生活类（勤俭、持家、钱财、衣食、住行、家庭、戒嗜）、生产类、自然类（天气、物象、潮候）等。

透过这些沪谚，我们可看到上海人传统的价值观念、人生追求、人际关系、处世习俗以及社会弊病。

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，由于市镇的迅速崛起，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和社会流动的日益频繁，人们的交往超出家庭、宗族、村落的狭小圈子，传统的三纲五常受到空前的冲击，人际关系变得异常的错综复杂。近一百多年来，上海城内发生巨变，成为大都市，而城郊人的生活，仍以农耕文明为社会背景，但又受到城市文化的持续辐射。在这里，由于存在城乡环境、家境贫富、身份贵贱、认知深浅以及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差异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存在明显的区别，有些甚至相互对立。不同的观念，都有代表性的谚语，各抒己见。然而，多数谚语是非阶级性的，不论男女老幼、富贵贫贱、上智下愚，群体共同享用。为了避免人际间直接冲撞，常人就将“乡下人”、“叫化子”、“癞痢头”作为主要的戏谑对象，因此相关的语句最多。



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本倾向是“重义轻利”。在明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，即从重义、贵义转向崇尚金钱。价值尺度的转换引发了人生态度和社会观念的变异，物质享受的渴望不再为社会所摒弃。为人精明，善于交际，识时务，合潮流，多得到社会的肯定，反之则常遭人嘲笑和鄙视。这些变化，都反映在沪谚之中。

沪谚的语言载体

1843 年上海开埠之前，“上海话”是松江方言大区在黄浦江流域的一个分支。据史书记载，上海方言“（松江）府城视上海（县城）为轻，视苏州（府城）为重”（1663 年康熙《松江府志》），“府城（松江）视上海为轻，视苏州为重，大率同为吴音而微别耳”（1817 年嘉庆《松江府志》），而上海地区“方言同是吴音，而视（松江）府城稍重”（1818 年嘉庆《上海县志》）。这说明，这 300 年间上海方言深受苏州话影响，又以松江话为重。历史上，原上海县、松江县、青浦县三县同属松江

府,又与苏州府毗邻,1958年三县划归上海市前又同属江苏省苏南地区。地处三县交界地的是今闵行区的七宝、莘庄一带。因此,可将今上海市西南地区(闵行区浦西部分、松江区东部、青浦区东部)的方言,称为上海西南方言。可见上海西南方言,实际上是上海方言之根,并且一直影响着上海城区的方言。

陈行地处浦东,流行浦东方言,但因长期隶属上海县,其文脉与上海县相通。因此,陈行成为浦东与浦西两地文化的交汇点,更显丰富多彩。

沪谚的语言载体,主要是老派“上海话”,即上海西南方言、浦东方言和上海老城厢地区方言。

老派上海方言的语音,属吴语系统。因地域不同,“乡音”有别,往往对同一事物,从发音、称谓、习惯用语乃至语法结构,都存在明显差异,俗称“东头闲话”、“西头闲话”等。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起,因人际交往频繁,人口结构变化,又流行普通话、新派上海方言,人们的口音逐渐相近,但市郊地区方言语音声母尖、团音的区别仍然存在,专用名词仍叫法不同,如镰刀一词各地就有“剑”、“剑子”、“横”、“横刀”等截然不同的称呼。

老派上海方言的大量词语,极具市郊农村的地域特色和生活气息,与普通话词汇存在较多不同。主要表现在:词形相同,词义所表示的范围不同。如“吃”,在本地方言里含义比普通话大,普通话“喝茶”本地方言称“吃茶”,普通话“吸烟、抽烟”本地方言称“吃香烟”。还有词义相同、词形部分不同词素颠倒,普通话“喜欢”本地方言说“欢喜”;单音词与双音词的不同,普通话“窗户”本地方言称“窗”,普通话“梨”本地方言称“生梨”;词尾不同,普通话“鼻子”本地方言称“鼻头”。本地方言还有词的重叠形式,最为突出的是形容词重叠,如表示色彩或光线的明暗,有些形容词后面加上重叠成分能使人感到色彩鲜明:红堂堂(表示面色红得健康)、亮晶晶(表示色泽光亮晶

莹)、绿油油(表示绿得深而鲜)。有些形容词加上重叠成分后表示一种近似的颜色,如黄斋斋(微黄色)、蓝兮兮(微蓝色)、白塔塔(略带白色)、青忌忌(略带青色)。对很多字,还有文、白两种读音。

上海西南方言属北片吴语沪苏嘉小片,是传承历史最久远的语系之一。明清白话小说及山歌、弹词之中的大量吴语词,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上海西南方言中,这是当今上海市区方言所无法比拟的。

由于最近三十多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,以及普通话普及、外来人口增加、交际范围扩大等原因,大量的方言词语已失去生存的条件,三四十岁以下的人群,对俗谚俚语之类的“老古闲话”知之甚少。

为保存和保护处于濒危状态的老派“上海话”,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:褚半农编著的《上海西南方言词典》2006年5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,闵行区图书馆于2007年5月创建了上海方言文献资料库,2008年9月组织了方言口音资料采录工作。

沪谚的创作群体

沪谚是“不知书”者口头创作的。这创作群体生活在上海的“乡下”,而整个上海城原本也都是“乡下”。上海的“乡下”,是上海城市的发祥之源,人文之根。上海本地原住民自称“本帮”,把异乡人叫作“客帮人”。因此,难怪人称“正宗的上海人在倪乡下”。

由于黄浦江下游纵贯南北,上海形成浦东、浦西两大区域。同时,又以古冈身(古代海岸线)为界,冈身以西为淀泖地,冈身以东为滨海冲积平原,因此自古分为东乡与西乡,俗称东头与西头,浦西靠近黄浦江地区也属东乡。因地势不同,东乡宜植棉,西乡多稻作。俗称东乡出“芦头”(靠近东海滩,多芦苇),西乡出“石头”(靠近松江佘山),因生产方式和人文环境有别,乡风民俗也必然有所异同,以致各

自认为“西乡人寿头，到东乡来看芦头”，“东乡人蠹头，到西乡来看石头”。所谓“五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”，反映了文化的多样性。

近百年来，上海中心城区的人们，时常把城区外称作“乡下”，甚至会把“松江城里人”也视为“郊区乡下人”。他们忘了，甚至根本就不知晓，上海开埠之前，上海地区的政治、文化中心在松江府城，“松江城里人”要比“上海城里人”吃香得多呢！因为，上海老城厢只是其属下的县城。

开埠之后，“乡下”城镇居民生活习俗以上海城区为样，人们以“到城里去”、“逛逛市区”为乐，衣着言行与城区普通市民相近，趋于“时髦”。农村地区亦然，但总缺乏神似，因此有谚戏称“乡下姑娘想学上海样，学死学煞学勿像，刚刚学来七分像，上海又在换花样”。

清末民初，自治维新思潮兴起，上海滩风云际会，也激活了“乡下”的文坛和学界。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大幅度转型。在这过程中，“乡下”既没有被彻底洋化，也没有固守不变，而形成了城乡交融的市郊型文化。乡村居民依然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农家机杼声不断，而城镇地区悄然发生着变化，以致产生“乡下人”、“城里人”、“上海人”的称呼之别。

城里人总是说“乡下落后”，说乡下人“没有修养，说话太粗”。而乡下人认为：乡下人家中有事全村会来帮忙，城里人连对门人家姓啥都不知晓；乡下人给点好处会记一辈子，城里人一辈子都在算计怎样可得到好处。因为乡下人能干，城里人会说。乡下老人常说，“上海城里人懒得肚肠都圆了。”其实，城镇与乡村各自的文化是不分高下的，因为各有自己的幸福感和价值观。因此在上海，敢自称“侬乡下人”的人，虽是歉词，却无自卑。侬乡下人会说：“侬乡下不是外地，也是上海。僚住在城里，查一查祖宗三代，也是乡下人，说不定还是外地乡下人。”

文化是在一个地域内，历史积淀下来的群体共享的公共法则与